



杨杰素食纯属偶然。2006 年 10 月他去首尔，到韩国外语大学做关于水晶的演讲。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研究的收藏家委托外语大学邀请的，其时外大正在举办中国文化周，收藏家朴先生跟主办方的领导是朋友，隆重推荐了杨杰。这年轻人对水晶有感觉，朴老头子对外大的朋友说，当年他就是从杨杰手里得到第一件观赏水晶，从此开始了自己收藏的一个新门类：水晶。做他翻译的金小姐身世复杂，母亲是朝鲜人，抗美援朝时期到了延边，嫁给姓金的朝鲜族中医；金小姐五岁时，母亲去世；到她十八岁，突然从韩国来了消息，她的外公外婆还健在，战争结束以后被划到“三八线”以南，成了韩国人，金小姐成了他们财产的唯一继承人，前提是，金小姐必须到首尔生活，成为韩国人；这好办，金医生爽快地答应了，首尔的日子当然比延边好过，还有一大笔钱拿，女儿过去他放心；金小姐在首尔念了大学，毕业后当了翻译。第二天午饭后，杨杰坐在咖啡馆里昏昏欲睡，金小姐说：“冒昧地问一句，杨先生您血稠？”

舒莞屏一眼看到长案上饮品多多，有擻起的甜点和不止一瓶洋酒，玻璃杯闪闪发亮。这是一个超出往昔的隆重之夜，好像为即将搬入冬房子的惜别小宴。

冷霖渡拉住就要离开的瘦削青年和侍者，让他们饮一杯才放行。“公子，冬天有冬天的益处，深居简出，可以认真做些事情。阁下以为如何？”“正是大人。窄小的空间，反而会想更大的事，比如文案。”“何止文案，炉火旁做什么都格外有趣，别有滋味。”舒莞屏道：“是的大人。”冷霖渡脸色冷下来，有了浅浅的忧愁：“只可惜大风呼啸，大城池少了诸多生趣，该有什么节令才好。”“太冷了，幸好有冬房子。”冷霖渡抬头，笑容堆积：“黄历上也没有剔除吉庆啊，照样在腊月天写着‘宜婚嫁’呀！”舒莞屏笑了。

两种洋酒都有烈性，除了威士忌，还有一种茴香酒，舒莞屏颇不习惯。冷霖渡对后一酒品甚是中意，连饮三杯，变得更为畅悦，下巴颤动不已。他看着舒莞屏：“公子，今夜我有一件大事说与阁下，或有冒昧，还望公子海涵。事情是这样，公子知我终生未娶，只有一个养女小棉玉，视为亲生。我爱惜小女，也就亲自出面求婿了。说到这里公子自然明了，实在唐突之至。”

舒莞屏愣愣半晌，身心皆木。他肯定自己没有听错，还是抬头看去，想从大人脸上再次求证。冷霖渡一脸恳切，甚至有微微的羞涩，投来期待的眼神。“啊，大人啊，在下无论如何不敢！还请体恤，我之浅薄卑微，怎可做大人之婿，更配不上提调，断断不可啊！”他喊起来。冷霖渡肃穆：“休要过谦。公子也许嫌小女粗陋？如此也可直言。”舒莞屏站起，躬身长揖，只不言语。所有话语都显得多余。他自忖良久，问道：“我想知道大公的意思。”“这自然也是大公的心意。”

凌晨时分的风悍猛异常，粗大枝柯折断，落上草顶。冷大人面无异色，坐下饮一杯香茶。舒莞屏无法掩去恳求的语气：“大人，这是断断不可的。”“我已想到公子会这样回应。不过，这次是我和大公一同做了媒人，也算为这里的严冬添一抹春色吧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“脸色偏暗。饭后即困。体重稍有增加，精神就会萎靡。如果短时间内频繁肉食，也有这些症状。”
要在国内，有人这么说杨杰肯定不信，谁知道是不是提前做了功课；但在国外，头一回见，就把症状说了个八九不离十，杨杰上心了，继续问：“该如何医治？”

“无须医治，饮食上注意即可。”金小姐说，“我也就是点儿三脚猫功夫，随便说说看。少吃荤，多吃素，不熬夜。杨先生童年生活未必宽裕，应该以粗粮素食为主。”
“这都能看出来？”

“只是猜测。人的脏腑功能跟最初的食物是相匹配的，那时候的粗茶淡饭规定了您脏腑的功率。现在富足了，频繁的酒肉让身体的各个器官不堪重负，马力跟不上了，人就出问题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，我这小身板享不了现在的福？”

“用汉语，通俗地讲，大体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明白了，我就是个潦草的手机充电器。前三次每次电都没充满，现在想充满也使不上劲儿，电容打不开了。”

“杨先生讲话跟演讲一样有意思。吃素。”

嗯，吃素。杨杰回来就开始有意识地吃素，果然，两个月后体重下去了四斤二两，很有点神清气爽，他觉得走路时想飞。他给大和堂的初医生打了电话。初医生说，宁信其有，吃素不是坏事。那倒是，吃素起码证明你是个有钱人。有钱人才吃素，穷人一天到晚把肉挂在嘴上。

吃素吃到了甜头，崔晓萱都觉得老公在床上像换了个人。当然海鲜是吃的；涮羊肉偶尔也得吃，不然北京的冬天过得就不地道。反正杨杰的肠胃和其他脏器是回到了二三十年前，像人之初那样自如地运转起来。吃惯了

素，大荤慢慢就扛不住了，某天与老板们去香河的“农家乐”吃杀猪菜，喝点酒有了食欲，吃了一堆肉，离了桌就吐出来。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，挠他的胃，直犯恶心。此后，一想起大荤，空落落的胃里凭空就长出小手，心理和生理同时起不适的反应，逐渐就戒了。跟初平阳和易长安聚，一看见他们俩见到红烧肉都两眼放光，杨杰就做清高状，说：“君子近素。”

因为素食，应酬里的声色味道也就淡了，因为会扫别人的兴。扫兴也好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朋友喝大酒不招呼你，酒桌上的生活跟着就少了。这是杨杰这几年想要的，他想起酒桌上拍着胸脯说出的响当当的假话，那个虚伪和腻歪，就觉得满桌子都擦满了红烧肉。因为素食，身心静下来，人一静就往悠远和玄虚上想，自然跟佛就搭着了缘分。佛乐好听，佛经好看，慢慢有能力沉到那些高深又平易的道理中了。

杨杰的佛缘也曾遭初平阳和易长安质疑。谁都知道现在中产阶级礼佛是个时髦，好像不跟高妙的精神世界搭上边儿，你就算穿着燕尾服打高尔夫，也只能是一身铜臭的俗物，没信仰，没文化。

“魏晋的士大夫爱谈玄，”初平阳说，“不谈你都怀疑自己没文化。”

“我跟他们的区别就在于，没信仰、没文化，如果这个信仰单指宗教信仰。”杨杰说，“他们怕，我不怕。我才懒得去表演，非得把自己包装成两手都很硬的精英？老老实实做我杨杰就够了。没文化我比谁都清楚。我也没信仰，在找到之前我不打算逮着什么信什么。”

易长安说：“那你还把自己整得煞有介事？又是吃素，又是听经，还主打佛像小挂件。”

“顺其自然。兄弟，你只有上了道，才明白什么是顺其自然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 112）



第十八章

最早前来致贺的是贴身卫士。舒莞屏给了他一张银票，面额不大。第二天是五位“通嘴子”，他逐一给了银票。已有几夜未得安眠。素无往来的护城副都统也亲自登门贺喜，从袖中取出鼓鼓的喜包。舒莞屏未加推辞。副都统看他几眼，临别说道：“总教习大人吃好睡好，再大的喜事，也得安歇才能应付。婚礼必是盛隆的。”舒莞屏只想为这番话泣哭一场。几天来一直在下一个决心，求见大公：唯有她才能阻止这场荒诞而卑劣的婚配。只是这一刻，他不再有那样的奢望，蓦然恍悟：这正是大公本人的主意！这不是一场恶作剧那么简单。这是某些人的伤绝之举，也是为一个逃犯找到了一间最为牢固的囚所。

府中礼官告知：盛大婚礼将在广场一侧厅堂举行，时间定在月圆之日。届时大公将送上厚礼，冷大人亲临喜场。参加该日大庆的有护城副都统、提调大人麾下的所有僚属。远在防地的将军们会呈上不薄的喜礼，就连河西大草营的老山姆和另一大营的副统领也要用专车送来礼品。随着吉日将至，舒莞屏反而镇定下来。他从头细思，仍对府中大人此举感到震惊与惶惑。这好比面对一篇奇文绝笔，只有长叹，却无从应对。徘徊独处如同煎熬，直到最后才想出一个釜底抽薪之方：去找小棉玉。

在卫士的陪同下，舒莞屏打马驰向沙岗。小棉玉并未当值。等待未果，只好择机再来。一天奔往三次，终于在第二日正午遇到了提调大人。因为这是一场异常重大的会谈，舒莞屏进屋

后把门关得严实，以至小棉玉警觉不安地瞄着屋门。舒莞屏未待礼让即坐在对面，然后直言不绕：“提调大人，您知道我为何拜见，又为何这般匆匆。大人想必已经知道整件事情的原委。这让我日夜难眠，全然不能自持。在下位卑人微，未敢奢求，您大我十一岁，且身为国师千金，位居副都统同等职阶。此事断断不可，思来想去，找不出一丝通融变易之方，在下也只得当面泣告，请求提调大人鉴谅！”他一口气说下去，语锋渐显，斩钉截铁。

小棉玉端坐，不知何时抄手萎缩，浑身战栗，像一只小鼠。她不再抬头，长睫低垂，脸如霞色，口不能言。舒莞屏只待一声回答，不得不再次询问。“提调大人，我已说过了，请您当即明示。”小棉玉瑟瑟抖动，头快要偎进蓬隆的胸部，不仅无言且无法抬头。只好等待下去。时间流逝，像一条缓缓无喧的河水。“请提调大人回一句吧！”舒莞屏发出了恳求。小棉玉身躯缩到不能再小，像精通缩骨术一般，看去真的好小，使人惊异。他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场景，满腹话语如数废掉；在巨大的羞涩面前，他变得全然无计。就这样挨过一连几个钟头，窗上洒进的晚霞把小棉玉染得浑身形色。舒莞屏垂头默立，最终落败。

返程之路变得漫长。他与骑了灰斑老马的卫士缓缓并行，一路在想：女人有一种威力无比的武器，它的名字叫“羞涩”。回忆与小棉玉最初相识的情景，那时就发现她有过人的羞涩。回顾往昔，还未曾遇到一个人会像她这般羞涩：从里到外、未可掩饰、混合了深刻的自卑、纯粹女子的羞涩。这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品质，他不能回答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星空与半棵树

（连载 66）

○陈彦



开始大家都不敢上场，一辈子还真没跟演戏沾过边呢。可一旦排练起来才发现，原来演戏这么简单：会犁地的犁地，会插秧的插秧，会薅草的薅草，会碾场的碾场，会放牛的放牛，会放羊的放羊。就是要求有一些队列、阵势而已。比如用连枷打麦子，一次要上四百个妇女，人不够，老汉包了花头巾，也排在后边打起来。主要问题是人太多，有些老汉老婆耳朵又背，加上觉得特别好耍，就笑闹得场面无法收拾。七八个副导演拿着半导体喇叭，一天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插秧的队伍还是歪七扭八；薅草的锄头抡得七上八下；连平常很自然就统一起来的打连枷——麦子、黄豆、扁豆都是这一打，可一讲队列、一放音乐，就打得乱成了一锅粥。加上组织纪律性也很差，今天这个要去给人做满月，明天那个要给外孙结婚；还有家里没人，鸡、鸭、葱、蒜、李子、杏子让人偷了，要留下来看守门户的；更有几个妇女不知扯啥是非，正排练着，一下撕抓得把好几个都弄到卫生院缝针、包扎去了。总之，排了几天进展都不大，有些还越排越倒转回去了。总导演就很是着急，让镇上派得力干部来协调，怕耽误事。镇上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搞“点亮工程”启动晚会，也是考虑到农闲时节，一旦麦子成熟，龙口夺食，只怕用轿子把这些人抬不来。

安北斗一进组就发现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一两千老汉、老婆、妇女、娃娃，弄到一起安全都是大问题。他们原来也编了几个组，但都是按插秧、薅草、打场、放牧、舞龙、火把、别鼓组编排的，形不成真正的管理架构。前几年他参加过行政学院公务员培训，按管理学要求，八人以上就得形成一个团队，并且必须有一名负责人。近两千人也得组成一两百个小团队，再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还得有中层管理人员，从而形成金字塔结构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能达到有效管理目的。这些年的农村工作经验，他也反复总结实践过，凡搞大型聚集活动，都需有科学管理原则和方法，否则总会出事。

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，有一次搞三镇三乡物资交流大会，玩龙耍狮子时，就把三个人活活踩踏死了。那次上边来总结教训时，他作为负责生猪交易市场的小组长也列席了会议，虽然坐在后排，可到底还是忍不住站起来发了言。他说：“你看天上的所有星系，看着凌乱不堪，其实都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，按照各自的轨道有序运行着。一旦失序，就会发生相撞和坠毁。这次踩踏事件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各乡镇都好大喜功，在无序状态下，只管把人吆喝来，图热闹，并且越多越好，而没有考虑到这些个体生命行星的运行轨道，踩死三个都属万幸！”这一番话，差点没让几个乡镇领导把他恨死：就这货能不够，他好像是玉皇大帝，啥都懂！两个乡镇长为此还挨了处

分。但他的这个办法，在这次晚会上立马见效。他不仅没有打乱原来的节目编组法，而且还使组内出现了“比学赶帮”局面。更重要的是，负责十组以上团队的大队长，都由各村委会负责人亲自担任；而十人小组长，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承头，说话有人听，批评能管用。排练秩序很快得到根本扭转。总导演不停地给他竖大拇指。

就是牛存犁找过他一次，反映了北斗村的一些情况。牛存犁被他指派为放牧第十六组组长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自家的牛吆来，放到舞台背后的阳山冠脚下灌木丛中吃草就是。这个导演也不要求排队，也不要求做任何动作，挥挥鞭子或躺在草地上睡觉都行，比打连枷、薅草、敲别鼓、跳火把舞容易许多。只让一百多个孩子，骑到牛背上走来走去玩一玩就成。牛存犁说他家新买的犍牛年龄小，腰骨嫩，还不让骑。他们是开场节目，二百个犁匠排成一长队，从东边犁到西边，再从西边犁到东边，然后找地方坐下或躺下就是。大概有四百多米的距离，也都排练着犁好几十个来回了。音乐放的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开始声音太大，音箱吼天震地的，吓得牛犍子乱蹦，后来声音调小些了，牛才慢慢适应。犁地是牛存犁的老本行，不存在任何表演难度。他的犁匠小组也好管理，都是本家亲戚。加上这一段牛都闲着，每天有人管饭，还能挣几个闲钱，是睡着了都要笑醒的事。他找“安协调”，主要是反映有关孙铁锤贪墨与不公的问题。

所有来的农村演员，除管两顿饭外，每天还发十五块钱补贴。大牲口也是十五块，指牛和骡子；小牲口指羊，一天发五块，从头到尾光吃草就行。牛存犁反映的问题是：北斗村因为离镇上近些，一共来了五百八十多号人、七十多头牛、十一匹骡子，还有一百三十多只羊。他发现孙铁锤不仅在里面虚报冒领，而且还有克扣工钱的问题。比如有人家里有事，迟到早退了，他就把人家的钱扣得一分不剩，但在镇上又没少领，里面水分很大。安北斗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只让他管好第十六组，说有些事等他了解清楚再说。他也确实了解了一下，倒不像牛存犁说的那么严重。北斗村人多，难管理，孙铁锤为严明纪律，的确是扣了一些人的钱，但他的解释是，等事毕了，准备奖给干得好的，安北斗也就再没多问。

眼看晚会就进入合成阶段了。外请演员，说除了北京两个大腕，是演出当天赶到现场外，其余的都来了。

安北斗尤其喜欢省上来的唱丑角的喜剧明星火烧天父子仁。这是大西北真正的名丑。长得一模一样，城里叫“克隆人”，乡下叫“一个模子倒出来的”。那天三颗菱形脑袋也是一律刮得程光瓦亮。他们一露头，整个北斗镇就炸锅了。（未完待续）